乔琳：从成武县尉到大唐宰相（上）

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——成武县境内始建于唐初的卧化塔

战国时期的《韩非子》一书中曾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选人用人的观点，那就是："宰相必起于州部，猛将必发于卒伍。"大意是宰相这样的职务人选要从州部这样的基层锻炼出来，勇猛的将军一定要从士兵中选拔。人才要有基层经历，工作起来才能从实际出发。这个观点在两千多年前提出来后，至今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。在封建时代，皇帝选人用人其实也遵循着这个观点。唐德宗时期的宰相乔琳就是从成武县尉这个基层职务起步，走上宰相职位的一个典型代表。

乔琳是今山西太原人，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不在了，家里很贫穷，在这种环境下，他也受到了很多歧视，性格有些偏激。他认识到，只有发奋学习读书才能改变命运。在刻苦努力学习下，他写文章的水平越来越高，受到时人的称赞。天宝初年，他从太原出发到京城去参加科举考试。当路过河南开封西北的大梁时，正好遇到了大雪。天寒地冻，他的马也死了，盘缠用光了，仆人也都离开了他。正在无助的时候，他听说当地浚仪县的县尉刘彦庄喜欢结交资助人，他就前去求助。刘彦庄有个客人叫申屠生，在识人上很有学问，有八十多岁了，对人很傲慢，不少名人来拜访，他都不太理睬。当乔琳来到后，他忽然对乔琳很奉承，让刘彦庄很诧异。等乔琳出去后，他就问申屠生："其他来客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，都没见你搭理他们。乔琳是一个刚来的普通人，你为什么这样奉承他？"申屠生笑着说："他不是一般人，很有前途，以后他会成为你的上司，必须要好好对待他，以后他一定会报答你。我结交他，也是为了你呀！然而可惜的是这个人容易情绪用事，精神配不上气质，如果当上了高官，不会超过一百天。年龄过了七十，可能会死于非命。你记住我的话。"刘彦庄就好好招待了乔琳好几天，赠给他车马和盘缠，乔琳这才得以到了长安参加考试。申屠生也告别了这里，并说："我承蒙你的恩惠，如今也报答你了，从今后就辞别了。"其后就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乔琳在长安考中了进士，被下派到成武县担任县尉。县尉是县令的助手，主要负责治安和征收赋税等，相当于如今的公安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。在这个职务上，乔琳展现了他的工作能力，完成任务非常出色，被提拔到了都城长安西边的兴平任县尉。唐代著名的大将郭子仪了解乔琳的文名后，专门上奏让他当了自己军中从八品的掌书记，负责处理文书来往、奏章等事务。在郭子仪的举荐下，没多长时间，他又被提拔为监察御史，负责弹劾监督百官和向皇帝建言，级别不高，但是权力很大，官员都很忌惮他。乔琳大概是仕途顺利，在这个职务上有些轻飘飘了，说话做事经常不经过思考，喜欢侮辱调侃其他同僚，也不管别人面子上下不下来台。时人对他的评价是"颇无礼检"，也就是不注意礼貌礼节。一次，一同担任御史的毕耀初与乔琳两个人互相嘲讽讥诮，互不相让，从口角之争成了对头，两人互相向皇帝控告对方在工作上的失误，皇帝很生气，两人都贬职，乔琳被贬到了偏远的巴州任司户参军这样一个闲职。后来，皇帝大约气消了，又让他担任了南郭县（今湖北南漳县）的县令，后又提升任殿中侍御史、山南节度使张献诚的行军司马、剑南东川节度使鲜于叔明的判官。之后，又改检校驾部郎中，果、绵、遂三州刺史兼御史中丞；又进了朝廷当了大理少卿、国子祭酒。没几年，又当了怀州（今河南焦作、济源一带）刺史。当了刺史后，乔琳在治理地方上宽松简约，不亲自处理事情。有一次，他问本州的录事参军任绍业："你负责监督监察本州的官员，敢弹劾刺史吗？"任绍业于是拿出了乔琳工作上过失的奏章给他看，乔琳惊讶地说："你能知道我的过失，是御史的材料啊！"这个时候，曾经资助过乔琳的刘彦庄任其属下的修武县县令，因断案错判导致了人冤死，其家人上告，皇帝下诏让御史调查这件事，但乔琳为了报答当年的资助，判决其无罪。 **张长国**

潘渡

●菏泽地名前世今生●

潘渡位于郓城县北部，距原县城9千米，是潘渡镇政府所在地。

据《潘氏族谱》和《郓城县志》记载：明代前，潘氏祖由山西洪洞县迁此建村。当时村北有条灉河，与贯穿村中的小溪（即潘渡）汇流，阻拦南北交通。村人潘旺在此驾船摆渡，所以取村名潘溪渡，此后简称潘渡。

潘渡是古代郓城四个集市之一，每月古历的一、六、四、九为集日。

潘渡是古代郓城十大景观之一，名叫"潘溪晓渡"。

清朝末期属郓城县潘溪渡里，1928年隶属郓城县八区潘溪乡，1940年划入郓城县八区。1946—1949年归郓北县五区，系郓北县政府驻地。1949年重新划归郓城县八区，1952年归郓城县五区，1958年初属潘渡乡，同年秋建潘渡公社，潘渡村设潘北、潘东、潘西3个大队，1984年4月分别改为潘北、潘东、潘西村民委员会，同属潘渡乡，2002年同属潘渡镇。

潘渡先后为区、乡、公社、镇、县驻地，历来为战略要地。

这里曾经发生过著名的潘溪渡伏击战。

1940年1月2日，鲁西军区司令员杨勇（开国上将），带领八路军115师第七团和军区特务营、旅骑兵连的干部战士，埋伏在以潘溪渡为中心，郓城到侯集据点之间公路两侧地带，布置成"口袋"形阵地。

1月7日午夜24时，八路军开始对侯集据点发起围攻，在猛烈火力掩护下，八路军摆出拔除据点的强攻阵势。

侯集据点的敌人恐慌万状，开始向郓城告急求援。经再三求救，郓城守敌决定增援侯集据点。8日，郓城守军出动日军32师团1个加强中队、伪军1个警备大队，汽车4辆，携带九二式步兵炮1门，前往侯集增援。11时，郓城出动的日伪军沿公路行进到潘溪渡村南时，狡猾的敌人突然停止了前进，派小股骑兵和便衣特务到处搜索，恐怕中了八路军的埋伏。

八路军的侦察兵化装成老百姓，凑到敌人跟前，一面打水饮马、牵缰遛马，一面提供假情况，麻痹敌人。敌人沿街搜索，一个敌军骑兵来到一营战士隐蔽的民房前，下马踢门要进民房检查，一营谢教导员急中生智，乔装农村妇女尖声尖气地说"俺害怕，不敢开门"，骗走了敌人。

13时许，日伪军全部钻入八路军"口袋"。七团团长刘正当机立断，发出了攻击信号。霎时，房顶上八路军的轻、重机枪居高临下对敌扫射，战士们投出的一枚枚手榴弹，冰雹似的在敌群中开了花，敌人伤亡惨重，陷入一片混乱，纷纷四处溃逃。

八路军指战员与敌人短兵相接，展开激烈的肉搏战，溃乱中的敌人无力招架，片刻死伤大半，当即有3辆汽车被截获焚烧，另1辆企图逃跑，开出200多米也被截住销毁。敌人的炮兵在潘溪渡村北被围歼，日军九二式步兵炮被八路军战士缴获。

下午4时许，郓城县城守敌再次出动，企图解救被围在潘溪渡的日伪军，又被严阵以待的旅骑兵连和二分区特务连英勇阻止，敌援军只好丢下20多具尸体仓皇逃回城内。

下午5时许，战斗结束。此战全歼日军1个加强中队和1个伪军警备大队，击毙日军软木少佐，击毙日军160多人。击毙伪军大队长王品端，击毙伪军130余人。焚毁汽车4辆，缴获九二式步兵炮1门，重机枪2挺，轻机枪6挺，马步枪190余支。

潘溪渡伏击战是八路军115师在鲁西南平原创造的全歼日军的模范战例，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，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抗日勇气，对坚持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当年缴获的九二式步兵炮，跟随杨勇的部队南征北战，在战场上弹无虚发，立下赫赫战功，现陈列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内，乌黑发亮的炮口似乎向人们诉说着当年潘溪渡伏击战的故事。

现在的潘溪渡已经不见当年的烽火硝烟，但人们没有忘记日军所犯下的累累罪行，更没有忘记是先辈们流血牺牲才换来今天和平的岁月。如革命先辈们所愿，潘渡的群众过上了安定、富裕、和睦的好日子。

三百多岁国槐『守护』一方平安

在鄄城县古泉街道潘庄村，伫立着一棵300多岁的古树——国槐。三百多年来，它饱经风雨沧桑，见证着村落的发展，群众的幸福生活。

古树有着伸手可触的沧桑，是珍稀的自然资源，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。近日，菏泽市人民政府发布《关于公布菏泽市二级保护古树名录的通知》，潘庄村这棵古树被列入菏泽市二级保护古树名录。

夏日炎炎，记者走进潘庄村，只见茂密苍郁、绿荫如盖的古槐树下，村民们正在纳凉谈天。枝繁叶茂的古槐树荫蔽性极好，站在里面，自有一股清凉之意。

"听老人们讲，300多年前，我们的先辈栽下这棵树的目的就是供后人乘凉所用，大家都喜欢在古树下站一站，沾沾古树的福气。"说起这棵古树的来历，潘庄村村民潘先兴滔滔不绝。

潘先兴告诉记者，这棵古树就像是村里的一位"老者"，默默无言地守护着一方平安，所以，潘庄村一代又一代的人都自觉地保护、呵护着它。这棵古树寄托了潘庄村民代代相传的感情，他们对古树的情结也越来越厚重。

"几年前，曾有人看中了这棵古树，想出高价买走，被我们果断拒绝了，在我们眼里它就是'无价之宝'，多少钱都不能卖。"潘先兴说，这棵古树历经300多年风吹雨打，依然枝叶繁茂、郁郁葱葱。

潘先兴告诉记者，至今，村里还流传着这棵古树曾经救人的传说。当年，村里有一个富商，被坏人绑到这棵古树上，想用火把他烧死。正当熊熊烈火燃烧之时，古树突然发出一道金光把坏人吓跑了，富商也因此得救。从此以后，这棵树便被村民"神化"。村庄里和附近的人们都把它当作神树看待，也时常有老年人到树下焚香祭拜，祈求平安。

"无论是古树救人，还是古树惩罚毁坏它的人，这些终究是从老一辈人口中相传得知的。这棵古树能保留下来，终究离不开全村人的共同努力和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。"潘先兴感慨道。

文/图 记者 **焦同帅** 通讯员 **刘永霞**

打弹弓

儿歌曰：小弹弓，皮条做，一走一哆嗦。用它射鸟，哧楞；用它射鱼，扑通；用它射鸭，扑啦啦；用它射小羊，小羊咩咩头直扬；用它射黄牛，黄牛哞哞摇摆头；一不小心射着爹，扔掉弹弓成罗锅。

儿时生活艰苦，玩具不多，孩子们就地取材，自制玩具，火柴枪和弹弓就深受男孩子们喜爱。

弹弓由皮条、弹兜和用树枝或粗铁丝做成的架组成。皮条弹性越好，弹珠射得越是高远，弹弓越属上乘，尤其用医生听诊器的胶管做成的弹弓，更是孩子们求之不得的上品。孩子们爱玩弹弓，图的就是刺激，远远的一个物件，人够不着，竿够不到，而弹弓却能一弹中的，这让年少好动的孩子们怎能不着迷。孩子们用它射鸡、射狗、射知了，最爱拿着弹弓射鸟，枝头小鸟在鸣叫，树下孩子眯着眼瞄准，伸臂拉开弹弓，嗖的一声，弹弓响了，弹珠擦着小鸟的后背飞过，惊慌的鸟儿便扑棱棱地飞走了，留下孩子们的一片叹息声。毕竟，用弹弓打下鸟儿是不容易的。

俗话说，行行出状元。有个小伙伴，平时喜欢摆弄弹弓，技法精准，百发百中，号称"神射手"。他用的弹珠也是地排车上的钢珠，威力非凡，曾用弹弓打下过山鸡、猫头鹰，与邻村的孩子开坷垃仗，对方见到他的弹弓，立马落荒而逃，他是同学心目中男神级的人物，煞是神气。

生活是有趣的，你把时间放在哪，你的收获就在哪里；你把愿望放在哪，你的悲欢就在哪里！

文/**丁明烨** 画/**王世会**

黄河故事，故道传说

高韦庄镇辖区的故道林带

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黄河故道上的小村落度过的，先辈祖先依河而居，繁衍生息。

如今，黄河浑浊的涛声走了，凭赖黄河的足迹，黄河子孙依然生存着、向往着、追寻着……

高韦庄镇的顺河集村，是黄河故道延伸至单县的"第一村"。民间传说，先民认为黄河水从天而来，滚滚东逝，顺流无阻，可不生祸殃，遂期盼顺天、顺地、顺风、顺水、顺民、顺心，即命此名，延续至今。

顺河集一直赓续着黄河文化的遗风。古历三月二十八的庙会声名远播，达官显贵、布衣平民、文人墨客、行商坐贾、三教九流接踵而至；大戏团、草台班，生旦净末丑竞相登场，各显绝技；江湖艺人各择优势，刀枪凌空跃，丝竹锣鼓鸣，连续数日，欲罢不能。

村民刘汉友家有一株黑槐树，生长在堂屋与厢房的狭窄空间，高20余米，根部粗约2米。据说，古黑槐植于明朝中期，至今约400年寿龄，见证着黄河的温和与桀骜、故道的荒漠与兴盛。如今，古木逢春，根底、腰颈、头顶皆发出新枝，满院生花。

曾几何时，我漫步于黄河遗存的滩地，其沉寂的样子超乎我的承受能力，我一时难以想象，曾经的咆哮、翻滚、彪悍、狂澜、不羁的大河，其遗迹怎么就被沧桑岁月"洗涤"得如此不可思议。

我记忆中的20世纪70年代，滚滚黄河早已逝去，而故道还依然张扬着黄河的性格，清流浩渺、波涛汹涌。父辈们驾驭轻舟，夕暮收网，满载而归。80年代末，河底枯竭、草芥丛生，完全丧失了水的灵秀和气韵，人们开荒拓土，风沙肆虐，完全变成了蛮荒之地。

进城工作后，我曾随着一个"故道行"新闻采访小组，沿着故道滩区徒步行走"黄河的足迹"，仰卧柔软的沙滩上，迎着和煦的春风，追忆懵懂的少年时光，切身感悟到，祖祖辈辈对河流的图腾，源于河流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，是华夏民族生生不息、不屈不挠的精神所在。

我们人类的祖先自从离开崇山峻岭，逐水而居，便脱离了茹毛饮血的野蛮，河流便成为先辈赖以生存的根本。于是，黄河以古老而磅礴的力量，滋养着生命的衍生和赓续。

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，孕育大地丰饶，哺育文明繁荣。史料记载，1855年，我家门口的黄河于河南省铜瓦厢决口改道，夺大清河北徙入海，一去不复返。

如今，黄河已经走过了一个半世纪之多，在其留下的废弃的河道上，一代代黄河人演变为故道人，在风轻与寂静的空间里，在追忆和向往的境界中，或可隐隐约约听到远去的涛声。

据说，黄河的发展史可追溯到距今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，其足迹遍布平原腹地，成为中国文化、华夏文明的发源地。其孕育的仰韶文化所出土的龙虎图案，被定为"中华第一龙"，中国由此成为"龙的故乡"，其身上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历史，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、大统一和砥砺前行、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。

在这片厚重而广袤的黄土地上，每一个时代都在用心倾听，穿越历史时空的黄河号子依然振聋发聩。

其实，我和我的先辈们并不喜欢称呼黄河足迹为"废黄河"，一直喜欢叫"黄河故道"。"废"的意思是荒芜、衰败，是没有用的或失去了原来的作用的。黄河故道不应如此，其依然保留着黄河的非凡气质、依然流淌着黄河的滚烫血液，张扬着桀骜不驯的性格、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。

走进新时代，黄河故道正以新的姿态承载着新的使命，被故道人视为"风水宝地"。家乡政府积极引导乡亲们退耕还林还草，营造农田林网、防护林带，改善区域自然环境，调节农业气候，防风固沙，涵养水源，保持水土，促进生态平衡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力量源泉。

在故道人的心目中，故道家园是平原地区罕见的原始生态资源区，是一块亟待开发的神圣处女地。生态良好、产业发达、文化繁荣，这是黄河的初心；造福自然、造福社会、造福后代，这是故道的夙愿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黄河的故事由故道赓续传说，我的父老乡亲仍然是忠实的聆听者…… 文/图 **刘厚珉**